

舅舅的西凤酒情结

李喜林

往事如烟

听爹说,舅舅的西凤酒情结,缘于大哥结婚那年。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正月,舅舅赴大哥的婚宴,从宝鸡镇火车站下车,一爬上就镇长坡,上了塬,就闻到了西凤酒的香味,尽管那时候天已黑,舅舅还是循着酒味寻到了我家。

舅舅是甘肃陇南人,一辈子生活在大山里,唯一嗜好是喝酒。爹说,舅舅每天睡醒,第一件事就是抿上几口酒,也就是说顿顿饭不离酒,喝的酒也就是自家酿的苞谷酒,这种酒度数低,喝起来醇绵,舅舅喝在兴头上用大碗喝,酒量在方圆数十里都有名。

那夜,舅舅跌跌撞撞到我家散院,正逢家门户族的人边喝酒边商量次日迎亲安排。舅舅的到来,让大家顿感新奇和惊讶。舅舅头上缠着黑羊肚巾,穿一身腰绑吊带的黑袍子,眼睛在搜寻谁,目光与酒杯相碰,噙一下冒出火星。红脸叔叔将舅舅领进席棚里坐下,先敬了三杯酒,舅舅看了看小小的白瓷杯子,笑了,红脸叔叔明白舅舅是笑话酒杯太小,遂唤人取来我家那只印有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”红字的白搪瓷缸子,倒了满缸的酒。舅舅的眼睛脸上直放光,两眼凹出两个酒窝,一口气喝光,直叫着“受活,真受活!”舅舅成了最受关注的人物,主子几个特能喝酒的很快败下阵去,舅舅对猜拳行令、老虎棒子、剪刀包袱锤对付游刀,喝酒气活跃又热烈,酒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,不少人从自家热被窝里钻出来,涌到我家散院。乡亲们从没有见过像舅舅这么能喝酒的人,从没有见过能将酒喝得这么香这么酣畅的人。舅舅喝了好几圈,突然叫起我爹的名字,他要跟我爹喝个痛快。叫了几遍,爹没有应声。娘从厨房赶过来,告诉舅舅,爹去生产队饲养室给牲口拌草料了。其实,爹和娘见晚上喝酒这阵势,心里早慌成一团,照这样喝下去,明天酒席上将严重缺酒,怎么办?当时西凤酒主要靠供应,市面上非常紧俏,托硬关系也不一定买到,为了给大哥置办结婚用的酒,几年前开始就积攒了。

娘对舅舅说我爹去饲养室去了的时候,爹正心急火燎地奔走在去邻村我表叔家的路上。那夜黑得密实,爹凭感觉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前行。表叔在西凤厂工作,爹希望去搞点酒。表叔的门敲开了,见爹满头是汗,就知道一定是为酒而来。表叔的父亲是我的另一个舅舅,也是爹的舅舅,平时也是爱酒如命,见表叔将过去的酒基本给了爹,脸上的不悦差点显出来。爹心想,你就在西凤厂工作,缺酒吗?于是在次日的酒席上,摆上的酒都是烧烫的,娘说陇南人喝酒都在火里将酒煨烫,今天按娘家的规程。娘指派家门的一位小叔在酒里掺了水,解决了缺酒的难题。其他人没有喝出来,只有舅舅喝出了,也是酒还没有上桌,他就闻出了。舅舅在爹娘面前从没有说出这个话,直到多年后,我来到舅舅家,舅舅还念念不忘。

记得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正月,我按照爹的意思,特地带了几瓶西凤酒,酒是表叔从厂里买的,政策松了,酒比过去好弄了。我沿着乡间小路,步行二十多里来到镇坡头,在那里搜寻舅舅当年在这里最先闻到酒香的记忆。周围全是地,唯有杨树纵横成排和坡头一个醪糟摊子,我喝了一碗醪糟,特意将一碗酒打开,感觉酒香开始在摊子周围弥漫。我下了镇镇长坡,从镇火车站搭上宝鸡的车,下车,再乘坐子宁强燕子砭的火车。那是宝鸡专发四川广元“闷罐车”,车厢里吊一盞马灯,四面漏风,站站停,于次日午到达宁强县燕子砭车站,再赶到嘉陵江渡口,乘船到燕子砭古镇吃热米皮、菜豆腐,在这里,我又打开酒,任酒香弥漫。摊子的主人正在里屋忙着,急匆匆赶来,鼻孔抽动,眼里闪出陶醉样,自语说好酒好酒。见到我,眼睛就直了,女主人见状,在男人腰上轻轻拧了一把。我让女主人取出一个碗,倒了些酒,捧给男主人。男主人听我口音就晓得我是宝鸡客,问我去哪里,我说出舅舅家乡的名字,说起舅舅的名字。他叫了一声,啊!酒仙啦!男主人说,这阵子你舅舅已经闻到了酒香味了。我心想,果真那么神奇吗?男主人见我惊讶样,一边吧吧抿酒嘴,一边说绝对错了。男主人让女主人给我带了一份煮熟的腊肉,没有收饭钱,告诉我,此后的路程有七十里山路,让我在路上吃,估计天黑了能到舅舅家。

我沿着燕子河一直走进陇南深山,沿途的景致很有异域风情,仿佛走在莱蒙托夫名作《当代英雄》里的塔曼境地里,我在山腰缠绕着走了,燕子河水面浮动着轻纱般的水雾。

舅舅是在他们村口等我的,他穿着他那身腰绑吊带的袍子,两条狗将他夹在中间,天已经黑透了,我本来要问路,舅舅远远地叫了我的小名“林娃子”。

后面的几里爬山路是舅舅领我走的,舅舅的家在半山腰,这是方圆有名的竹子山,竹林茂密,有碗口粗的竹林。舅舅的家门前常年流淌着一条小河流,舅舅家二楼是竹子建成的楼阁。那夜,舅舅家热闹非凡,原因是舅舅在接我之先让当村支书的表叔通知了沟里的家门户族,那真是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,那夜,整个山沟里狗的叫声都很欢快。那夜舅舅说,我在镇坡头打开酒瓶子时,他正在抽水烟,就已经闻到西凤酒香了,就知道宝鸡要客来了。我在燕子砭古镇给热米皮摊男主人倒酒时,从酒香味判断出我已到镇子了。舅舅还说出了我给谁倒酒了。至于大哥那夜婚宴上的掺水烫酒,舅舅说,就是那酒也已经是世上很好的酒了。

舅舅是在几年后过世的,听表叔说,舅舅在临咽最后一口气时,将我带给他的最后一瓶仅剩的一口酒喝下,滴酒不漏,脸上充满陶醉样。

一半,一半

□杨莹

生活虽是一半又一半的,但却是我逐渐完整的人生。

除夕,年夜饭吃了一半,家务做了一半,烟花看了一半,贺岁短信发了一半,与闺蜜的电话说到一半,春节就这样来临。其实,我内心是不情愿过年的,因为总是还未完手里的活儿,就到了年根儿。熬夜熬到一半,春晚看到一半,想起自己很多做到一半的事情。哼着(时间都去哪儿了),看着爸妈白了一半的头发,陷入沉思,陷入思索,陷入回忆,陷入纠结。

别人欠我的债,只讨回了一半,停止讨债,是为了别人安宁,也是为了自己安宁。去年的工作计划才进行到一半,那无法带走的滞留的另一半,无奈地随我进入到2023年。

一幅幅画了一半的水墨画,让整理中的画册永远停留到一半;故事发生一半,小说写到一半;一首首写到一半不满意的诗篇,让诗集整理工作停留到一半;一篇篇写了一半的文章越改越画不上句号,新集子的整理也只好停在半;几件事都这样画不上句号,为什么会那样?

那年,我独自去旅行,却未能把心带着,尽管那白屋红顶上的蓝天白云,还躺在海边的沙滩上闪闪发光,阳光在房角移动到一半便没有了,灵魂总有一半裸露在外,赤裸裸的,一直裸露着,无法掩饰,人生总是在命运悲惨到一半时,看到了太阳,一半阳光,一半风雨;一半是绚烂缤纷,一半是捡贝遗沙;一半是成长,一半是缺憾。

有次我去采风,有一半的心没带着。尽管在那座大山里,我有歌唱的欲望,《橄榄树》唱到一半却哽咽,莫名其妙的,那是心底发出的呐喊,至今还在山间上空回荡……醉了的心洒了一半,另一半的心也瘫痪了,所以,那游记只写到一半。写着,是在寻找另一半自己,另一半的心一直在漫无边际地自由飞翔,那是另一种自由。

完成了的,是作品;未完成的,什么也不是,就



夫妻之间

2021年10月10日,阿妮虚龄六十,她这个孩童般的名字,我总觉得,不会老到这么大的岁数。我还是在20世纪,在她八九岁的那季,我就与她相识相知。那时候,她是多么清新明丽、婀娜多姿,就像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姑和林黛玉,仙袂飘举、纤腰楚楚,蛾眉颦蹙、莲步乍移、良辰冰清、华服闪烁。但行处,鸟惊庭树;将到时,影度回廊。如斯美人,却甘愿跟随我这个乡下穷小子。至

岁月从不败美人

□李宣

今,每每想起,我依然暗自窃喜、心头涌起阵阵涟漪。当然,我也万分珍惜,不让她受任何委屈,虽没有什么荣华富贵,却也过着殷实的日子。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,我会时不时给她写一首深情的赞美诗或者抄录几句唐诗宋词。

1986年,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夏日,她做了李天真的母亲。女子本弱,为母则刚,诚哉斯言也。她现在到了这个岁数,还是那么底气十足、信心爆棚、豪气干云,因为女儿李天真真是她坚实的后盾和强硬的支撑,当然在她身后,还有她娘家恢宏的家族势力。

如是女人,自然会刚烈专政,有时候,我倒觉得我是需要被同情和保护的弱者。但又一想,这不正是她酣畅洒脱、自我自由的人生意趣吗?

夏花绚烂,秋叶静美,阿妮六十,岁月从不败美人。

她是我们锦都花园中年婆姨的形象代表,她是我心中永远美丽的天使。若似月轮皎皎,不醉冰雪为卿热。祝愿她,永远芳华!

大海装饰公司挂牌

□杨丽琴

大海排行老大,父亲李三爷是篾匠,独门独活的手艺在十里八乡都没人能超过他。

大海少言寡欢,人勤快。母亲去世那年,他九岁,二海七岁,三海五岁。日常,父亲割竹削篾,编织箩筐,家务活全落在他身上。大海也是任劳任怨,打扫、喂猪、洗衣、烧饭、照顾弟弟……做手艺就要勤快,耐住性子,肯吃苦,父亲看在眼里,心里打定了主意。

大海二十岁那年,一天晚上,二海、三海出去和小伙伴玩耍,父亲跟大海深谈了一次。父亲说,现在他也走向衰老,准备将手艺传给大海。

认识一个人靠缘分,这学手艺也靠缘分。从小长到大,虽然眼皮一睁,大海就包围在竹篾编织的环境里,但却一点也没上心。确切地说,就是没有那种摩拳擦掌、跃跃欲试的欲望。反而,一有机会,他就跑去后村的旺财家。

旺财叔是个油漆工。小学二年级时,大海和旺财叔女儿小玉是同桌,课余时间,小玉喜欢在书里画画,这里画一朵花,那里画一棵草,还有鸡鸭猫狗等小动物。

大海说:“呀,你画的真好看。”小玉说:“这算什么,我爸画得才好看呢!”大海好奇极了,问:“你爸是画家吗?”小玉说:“我爸可比画家厉害多了。”还怕大海不信,邀请他哪天去她家,看看她爸的画。

没过几天,大海去小玉家问作业。看见小玉家的柜子虽然有些陈旧,但清晰可见上面的红花绿叶,特别是那花,好似开在柜子上。不像他家的柜子“灰头土脸”。

小玉领大海去厨房,他看见灶台上画着两条鱼,那鱼儿弯弯的,翘起尾巴,嘴里还吐着水泡;出了厨房,小玉又领大海去她的小房间,房间墙上画着白雪公主在花丛里跳舞。小玉说,这些都是她爸画的。那时他就想,等他长大,也要给自己家

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一样。梦,永远只做到一半时自己就醒了,让梦永远停在空中,萦绕在脑海里。

一直在做了一半的梦中,一半在梦中,一半醒着。一半的自己在成熟、在长大,另一半的自己却永远长不大,于是,一边走一边哭,一个自己永远在笑,另一个永远在哭,永远没人知道,笑脸后面的纠结和泪眼后面的踏实。

鸟儿,如没有一处舒适而安全的栖息枝,要么它在或纷乱或寂静的空中飞,要么它不知不觉地在角落里等死。无奈,我做了一只不栖息的飞鸟,像一个游神,“飘洒血泪在故乡”,永远走在寻梦的路上,永远寻找逃脱的方向和飞往的地方。另一个自己,永远是寂寞的。我跟随着希望走到一半时,看到八百里少见的一棵孤独的树,有一种空落落的失落感,不禁慢下来,然而,并不想放弃,另一半的充实感是坚持下去的理由。

人生走到一半,岁月剩下一半,力气余下一半。什么都追求完美,一直在追求完美,到头来,却什么都不够完美。生活虽是一半又一半的,但却是我逐渐完整的人生;尽管如此一半一半的,一切似乎不那么完美,但确实是我真实的生活,是我充实的人生。

花看半开时,二道茶最好喝,羊肉泡馍吃到一半时过瘾。桃子太生则涩,过熟则烂;牛肉太生难消化,过熟则老……如看花,如行远登山,如尝美食品茶饮酒,如交友处世……不熟陷入幼稚,过熟陷入圆滑,一半,正好!

过年过到一半,有一些激动,有一些沉默,因为一半是火焰,一半是海洋;过年过到一半,有一些难过,也有一些欣慰和快乐。其实,人从来都是这样,笑着笑着,就哭了;哭着哭着,就笑了。于是,我的春节,一半是欢乐,一半是忧愁。

生活原本就是一半诗意,一半烟火;一半美好,一半烦恼;一半在努力、坚持,一半在放弃。疫情之后,感觉幸福一半是有个好身体,一半是有个好坏记忆,记住美好,忘记烦恼,过好每一年每一天。人生活走到了一半时感触颇多,不管如何坎坷、如何幸福,相信一生最深的记忆,一定是走到一半时的感触。



岁月留痕

故乡灯事

□秦川

我的故乡大荔有着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春节民俗,每年正月的“灯事”就是其中的一项。

但凡家有女儿,从女儿出嫁后的第一个春节起,娘家就要给出嫁的女儿每年“送灯”。“送灯”时,一般会送2个大灯笼和10支蜡烛,寓意着女儿一家前途光明、生活幸福美好。

大荔家乡的送灯礼仪非常有趣:第一年送灯,要送以鸡、鱼、蛇等动物图案的花馍,寓意多生快生;到了第二年送灯,图案则换成了以青蛙为主的动物,我们家俗称“蛤蟆鱼”,意思是千子千孙的意思。

家乡人们制作“鹤儿”时还有一个讲究,那就是制作的各种动物眼要大、额要宽,显然是长辈们希望祝福自己的外甥、外孙们聪明伶俐、前途无量。

在老家每年送灯这项任务,通常是由孩子们的舅舅来完成,所以就有了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舅”这句歇后语,并且一送就是12年,中途是万不能停止的。

到了正月十一、十二,巷道上就陆续有孩子挑起了灯笼,正月十四、十五是孩子们的灯笼会,也就是高潮了。故乡人将正月十四称为“试灯”,十五称为“正灯”,十六叫“烘灯”。所谓“烘灯”,就是孩子们在睡觉前,故意点燃灯笼,许下自己今年的愿望,祈愿梦想成真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每年能为孩子买灯笼的人家不多,父母便用红纸、铁丝、竹篾子等材料,为孩子做各种灯笼。孩子们大都十分珍爱各自的灯笼,一路小心翼翼。即便如此,总有几个捣蛋鬼,趁个别孩子忘乎所以的时候,对准纸灯笼扔小土疙瘩,顿时会灯灭,遭殃的往往是那些弱好欺负的孩子,他一手抹着眼泪,一手提着被打灭的灯笼,跑回家向父母告状。还有一些调皮孩子,在人群中故意推搡,纸灯笼内的蜡烛会被晃倒,从而引燃了纸灯笼,火借风势,整个灯笼“呼呼”燃烧起来,“烘灯啦!”看热闹的小孩欢呼雀跃起来,哭声、闹声混成一片。

正月十六是“烘灯”的日子。到了九十点钟,快到孩子们休息时间,巷道上便会传来大人们喊孩子回家的声音,越到这个时候,孩子们也闹得越凶。孩子闹得越凶,大人便越是高兴,大家会说:“闹火得美,闹火得娘,闹火得颠!”因为“烘”与“红”谐音,谁家不盼望着自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呢!

十二岁那年,舅舅给我送了一个大大的漂亮的莲花纸灯笼,里面还用红纸包了10根红蜡烛,配着一根细竹棍。正月十六晚上挑灯笼出去时,以防不测,我找来左邻右舍几个大哥哥给我做护卫,那盏漂亮的莲花灯才得以安然无恙。最后,在依依不舍不舍中点燃了自己的灯笼,并默默许下一个愿望:希望来年还能打上莲花灯……

近几年,“完灯”习俗又在老家城乡逐渐兴起,而且内容也越来越丰富。舅家除了要蒸一对老虎馍及别的“鹤儿”外,还要给外甥送台灯或手电筒(寓意前途光明),有的还送文具、书籍等学习用品,亲朋好友也大都赠送衣服等礼品或行“干礼”(现金)。人们延续着古老的“完灯”习俗,为孩子们送上美好的祝福与期盼。

不知今年故乡的灯事如何,但“烘灯了,烘灯了!”的欢呼声仿佛还回响在我的耳畔……

年味里的乡愁

□曹延鹏

年,以前在我的意识当中是一个最为繁盛的节日。如今,却更觉得是一年时光匆匆就到达终点。每当桌上一本厚厚的台历被撕到仅剩几页的时候,年便要来了。

百节年为首。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生活里,年味似乎也越来越淡,所以也不怎么热切地盼望过年了。离过年还有半月,母亲就打电话来问:“今年你还能回来过年吗?”我笑着说:“今年肯定要回来,放假就回。”一直没回老家,家里的老房子听说今年下雨也塌了一间。母亲挂了电话,我才想到,可能一年到头,就过年这几天大家能坐在一起,说说笑笑,再不用各忙各的了。我又想起了小时候过年,虽然都远了,但是一回到家里,还是感觉既鲜活又热闹,每到过年,就掐着指头算日子。

印象里,从一年农历的最后一个月——腊月开始,就可以闻到一丝年的味道,这时冬季田事基本告竣,故有“冬闲”之说。到了腊八基本就到了北方一年之中最冷的时候,俗话说:“腊八过完就是年。”到腊月二十四,就开始清洗各种器具,拆洗被褥窗帘、洒扫六间庭院、掸拂尘垢蛛网,大家都称为“扫房”。记得这时候,我与母亲要先把奶奶房子里的东西都搬出来,陈列在院子里,我也可以趁机翻箱倒柜看看有什么平时不常见的东西,摆弄摆弄缝纫机,拨一拨钟表的指标……到腊月二十五,就开始置办各种年货了。民谚称:“腊月二十七,宰鸡赶大集。”这儿的年集可比往常要盛大多了,各种灯笼、“福”字、对联、吃食,虽说这些东西放到平时也不是啥稀奇玩意儿,但是此时此刻组合而成的喜庆又火红的场面,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。

我们家与大伯家住一个大院子里,所以往日人就比较多,这会儿更是热闹。大伯是村里有名的书法人士,有些讲究人要贴手写的对子,因此过来求字的人也是络绎不绝。“腊月二十八把面发,二十九蒸馒头”,家里亲戚比较多,这馒头自然要蒸上两筐箩以上,要不够吃。花卷、包子、花馍,也是必不可少的,大家都认为这馍发得好,来年的运气肯定不会差。到年三十晚上,家家户户大红灯笼高高挂,煞是好看。一大家子都要围着奶奶,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,推杯换盏,喜气洋洋。对于我们小孩而言,更加期待的是年夜饭甫过,酒酣耳热之际的压岁钱,人坐在桌旁不走,有时也会列队跪拜,然后依次讨要压岁钱。接下来就是“守岁”,基本上大家都会呼朋唤友满村游走,玩累了才回家。

年夜总是很快,刚躺下没多久就亮了,就到了这一年最热闹——磕头拜年的时候,家乡有句俗话:“吃了饺子不拜年,傻小子!”所以人们一早就开始走家串户,拜年问好,年的氛围此时此刻到了顶点,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了。

如今回想起来,这些场景仍然历历在目,但是年的味道似乎越来越淡了,而留在记忆深处的乡愁渐渐浓了……